

曹禺



CAOYU
XINLING DE YISHU

朱栋霖 著

心灵的艺术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曹 禺



朱栋霖 著

CAOYU
XINLING DE YISHU

心灵的艺术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曹禺:心灵的艺术/朱栋霖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9
ISBN 978-7-301-17682-5

I. ①曹… II. ①朱… III. ①曹禺(1910~1996)—戏剧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7.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4437 号

书 名:曹禺:心灵的艺术

著作责任者:朱栋霖 著

责任编辑:张雅秋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7682-5/I·2255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7.25 印张 250 千字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4.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夜读《雷雨》

——新版自序

有的书是经典,需要反复读,普通的书不必读,浅薄的书不能读,低劣之书不可读。而有的书,你一读它就着了魔,它如影相随与你相伴一生。书有灵性,有生命,它走进你的人生,你的年轮。

那是书与人的缘份。

45年前,我刚进高一,开学不久就从学校图书馆找到一本《曹禺选集》。那是在初中时就慕名已久的书,它被我从一堆蒙着灰尘的新文学丛书中找出来。图书馆管理的老师轻声对我说,这种书现在已经不适合读了,你一个人读,不要再给其他同学看,快点归还。我明白在1965年开始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那样的书已经不时兴了,学校不会支持学生读30年代的书,《早春二月》、《林家铺子》和《舞台姐妹》正在受批判。

我悄悄拿着《曹禺选集》,异常兴奋,趁着当天晚自修在教室里默默读起来。

秋天的夜晚特别凉爽,空气特别清新,让人的精神兴奋起来。同学们都静静地伏在桌上解数学题,宁静得一点儿声音都没有,没有人来干扰我。古老的校园里,我凝神屏息读《雷雨》。

那是一本令我一开读就兴奋的书。我先是被那抑扬可诵的语言吸引住了。它的每一句台词都是那样的自然素朴,就像一句句口语,随口说着话,都是短句子,没有一点装腔作势、拖泥带水的痕迹。但是每一句话都很凝练,不多不少恰好那几个字,再也不能改动一丁点儿。而且抑扬顿挫、朗朗上口,语调轻重缓急、清扬沉郁,每一句台词都富有音乐感,各个人的对话交流起来读就像一部悠扬的音乐,一首浸透着心灵情感搏斗的诗。我从小喜欢看戏、听评弹,就按照曹禺写的舞台提示一边默读着剧中人的一句句对话,一边在脑中轮番模仿几个剧中人在舞台

上走来走去。他们的形象开始活跃在我的想象中，他们的心灵开始跳动在我的心中。

一连几个晚自修，我如饥似渴地读曹禺戏剧，《雷雨》的人物与台词让我像着了魔，上了瘾。我模仿着剧中人之间一句接一句的对话，他们的来言去语，唇枪舌剑的交锋。我发现了一个奇妙的世界，我赞叹着，痴迷着。《雷雨》的戏剧语言每一句台词都有很多意味，它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意思，还都包含这剧中人心中的意向。他表面说的是这一层意思，内心中蕴含的是另一种意思。他总是让对方感觉到、挑动他、试探他、刺激他，但是他不全说出来。而且他的最要紧的想法恰恰不直接和盘托出，他总是淡淡的、似乎不经意的只露一点点苗头，但是整句话却是含毫藏锋意味无穷，甚至厉害得很呢。整部戏剧就是在这样一句接一句、一句紧一句的对话中充满着尖锐的戏剧性冲突，那都是心灵的交锋。读那样的话剧剧本，真是妙不可言！这是我在以前看过的传统戏曲中所没有的。戏曲的精彩在于唱，流派纷呈的唱腔使你陶醉，但是戏曲的台词大多直露，像《访鼠》、《审头》、《三堂会审》、《十八相送》那样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对白，并不多见。

初秋的夜晚特别宁静凉爽，我在教室里默默地读着这剧本，内心默默地上演着这部紧张激烈的戏剧，在精神的高度兴奋中享受着从未体验到的阅读经典话剧的阵阵快乐。

《雷雨》的故事太复杂，太惊心动魄了！那一年我16岁，心灵是单纯的，《雷雨》让16岁的我体验到另一个时代旧家庭中那些成年人的爱恨交织的情感和复杂的心灵世界、种种孽伦的爱欲、惊世骇俗的冲动、突发的异常思想与激烈情感。

《雷雨》是我读到的第一个话剧剧本。过去我看的都是传统戏曲，我发现话剧的戏剧结构和中国传统戏曲的结构完全不同，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戏剧结构艺术。话剧和戏曲，东西方这两种不同的戏剧艺术风采，真是太美妙了！我从来不知道话剧完全是另一个戏剧世界，与京剧、越剧、昆曲如此不同，它的台词这样朗朗上口、含蓄、有魅力。话剧中的人物如此感情强烈，那种强烈的叛逆精神，是中国戏曲中没见到过的。

接连几天,我就在这样的兴奋激动中度过。我很快读了接下来的两个剧本《日出》、《北京人》,同样令我五体投地!它们就是中国话剧史上最负盛名的“曹禺三部曲”。我又把《雷雨》反复读了几遍。曹禺为繁漪、周萍出场写的大段舞台提示,像散文诗一样的人物介绍,以及几场戏精彩的对白,我都能背诵下来。

我那时已读过唐诗、宋词、《史记》、《古文观止》,读过《红楼》、《三国》、《水浒》、《西游》、《镜花缘》、《孽海花》,读过唐宋传奇、“三言两拍”、《三侠五义》、《卧虎藏龙》、《岳飞传》、《济公》、《彭公案》,也曾读过《子夜》、《激流三部曲》、《啼笑因缘》、《秋海棠》,还有《红旗谱》、《烈火金刚》、《青春之歌》、《三家巷》、《上海的早晨》等新小说,这些书也曾引人入胜地吸引我,有的书还使我觉得兴味盎然,意味无穷,引人思考。但是《雷雨》不然,《雷雨》是令我心灵激动的书。

我很想告诉我周围的人曹禺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作家,与我那时最喜欢的巴金一样有许多激动人心的作品。按照我那时的认识,他的杰出才华简直无与伦比!

很快,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而且迅速席卷神州大地,革命的狂潮淹没了一切文化。首先是批判“三家村”,揪出“四条汉子”,紧接着就是全面批判30年代文艺,巴金、老舍、曹禺首当其冲成为被打倒的对象。曾看到北京某大学的报纸用漫画画了文艺黑线人物,赫然在目就有曹禺。北京开了批斗会,有人在黑夜里将曹禺拖上汽车接受大会批斗。北京的重要报刊批判《雷雨》,因为刘少奇这个昔日的国家主席、当时的“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内奸工贼”曾经赞扬《雷雨》“深刻,深刻,深刻!”曹禺被作为“牛鬼蛇神”关进“牛棚”,他被不断地责令写认罪书。他整天心惊胆颤,随时准备挨打抄家。他谴责自己“犯了罪”——因为他写过《雷雨》、《日出》、《北京人》。后来,一家日本的报纸报道:“中国的莎士比亚”在北京人艺的传达室看门、扫地。

在那十多年中我没有再读过曹禺剧作,也无缘看到《雷雨》的舞台演出。

但是我与曹禺戏剧的关系没有因此结束。粉碎“四人帮”后,我在

1978年成为中国新时期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后首批研究生进入南京大学,导师是我国著名的戏剧理论家陈瘦竹教授。其实我当初对现代文学研究并不知道多少,只是在中学生时代多看了几本巴金、茅盾、张恨水的小说。我最感兴趣的是古典文学,但是那时苏州大学的钱仲联教授还不能招收研究生,而南京大学招生的三个专业导师中陈瘦竹教授最为有名。他是1966年夏“文革”开始时,在江苏省最早被揪出的“反动学术权威”,与南大校长匡亚明一起被刊登在《新华日报》头条“大批判”。按照具有“中国特色”的潜规则,他一定是学术水平最高的,我就投考了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陈瘦竹先生。

毕业论文做什么题目?我要做我自己最感兴趣的。我一下子想到我在中学时代读过的曹禺戏剧,他的《雷雨》、《日出》、《北京人》,那些曾经令我心灵感动,令我心灵日夜激动缠绕的人物和艺术。当然我知道,在我之前已有许多学术名家对曹禺戏剧发表了不少精彩见解,周扬、李健吾、陈瘦竹、钱谷融等名家如林,我将面临这样的挑战。但是我相信自己的心灵真正感动的东西,总会有自己的见解,我不至于重复前人。我把这个想法向陈先生汇报了,获得先生的同意。先生是国内著名的曹禺研究专家,他的相关文章在“文革”前曾发表在《文学评论》上,他的曹禺研究已成为学术经典。先生给我们讲课,有半学期是给我们分析《雷雨》。先生鼓励我写出自己的艺术感受,他说真正的艺术感受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在先生的鼓励下试着先写了一篇论《北京人》的论文,如果第一炮打不响,就马上掉头转换方向。不料这篇文章很快在《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刊登出来,成了我发表的学术论文处女作。30年前能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文章的都是学术名家,如朱光潜、俞平伯、钱谷融、陈涌、钱中文、叶子铭等,在我之前《文学评论》似乎还没有发表过年轻人的文章,我大受鼓舞。1981年5月我以研究生学位论文《论曹禺的戏剧创作》提交答辩。

我与曹禺戏剧从此结下缘份。1986年《论曹禺的戏剧创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最高规格的出版社,历来出版的都是大家的作品,没有为年轻作者出书的先例。陈先生满怀爱徒之心专诚写

出三万六千字的长篇论文赠为序言。在新时期的中国文坛,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出重新评价成为重头戏,我重新评论曹禺戏剧的著作也受到许多关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对此发表评论:“作者以富有独创性的探讨将曹禺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当代的’水平。”“成功属于那些不愿走老路的锐意进取者,属于那些敢为天下先的探索者。”

我研究曹禺戏剧没有与作家本人联系,我觉得有关的访谈已有不少,想来曹禺这样的大作家也不会理会我这样的年轻人。1984年,我的那本研究生论文《论曹禺的戏剧创作》即将出版。为了某些细节叙述的确切,我冒昧写了一封信给曹禺先生,记得是寄到中国剧协请代转的,因为我不知道曹禺先生的地址。不久,我收到一封信,信封下角署着:“北京木樨地22号楼6门10号曹禺”,四张信笺上是曹禺的墨笔书法:

栋霖同志:

来示并大作早已读过。我不大好读书,至今引为遗憾。从您的文章里,看出您对古书外国作家书下过功夫。如谈到契诃夫,您的见解就相当精确,谈到我的那几本戏,您也有独到意见。您从1980至1981写作《论曹禺的戏剧创作》,耗费多少精力,我感觉惭愧。我的作品,如果还算个作品的话,是不值得您下了这大精神的。今天下午田本相同志可能来访,他正在写个年表。我想把你问的种种交给他看。我自己答不上来,我从不留过去的记载。关于《日出》某些角色原指的是哪些真人物,这些都是猜测之词,不足深究的。我近来开会多,见人多,写作简直停下来。岁数较大,而无长进,是件难堪的事。早应复信,以事、以病,耽误至今,十分不安,请多原谅。

敬祝撰安

曹禺 1984、6、3

北京

他还寄给我新版《原野》，亲笔签赠。这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新版，曹禺本人作出多处修订。

1985年秋我赴曹禺母校南开大学出席曹禺从事戏剧活动60周年学术研讨会。3日晚上，我与田本相、黄会林等几位同仁去天津宾馆看望曹禺先生与夫人李玉茹。曹禺先生精神特好，他握住我的手，向我说道：“读过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第一次见到曹禺先生本人，离我中学时代最初读曹禺剧本已整整20年了。

从1981年研究生毕业我到苏州大学，至今已二十多年，每学期都要讲到曹禺戏剧。曹禺以杰出才华创作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蕴藏着今日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的资源。尽管我对曹禺戏剧已很熟悉，但是我每次讲课前都要求自己重新思考，希望自己有新的感觉，希望给我的学生新的惊喜。苏大文学院的历届学生，在毕业离校时总会深情地谈起我讲的曹禺戏剧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有的学生毕业十年、二十年还念念不忘。其实我只是与我的学生分享我读曹禺戏剧的快乐，却获得了同学们的频频回眸。我的学生是我永远的感动。

每年都有大学生、研究生在我的指导下研究曹禺戏剧，也许他们也像当年的我一样对曹禺戏剧怀着仰慕的憧憬与激情探索的心。

直到现在，我还时常收到不相识的外地大学生来信，告诉我他们在学校图书馆里偶然读到我那本旧书后是如何激动。二十多年前的、早应该被历史忘记的研究，到现在还有这样的反应，这是对我一生的鞭策。

2008年三月，苏州的评弹艺术家金丽生、盛小云找我，准备将《雷雨》改编成苏州评弹，邀请我担任这部新编评弹创作的顾问。苏州评弹是享誉江南的说唱艺术，有着水乡神韵的艺术魅力，也是我非常熟悉与喜爱的家乡艺术，我当然乐于承诺，愿意加盟，为曹禺戏剧与苏州评弹的结缘。我与评弹艺术家合作了两年。苏州评弹《雷雨》即将于曹禺百年诞辰在梅兰芳大戏剧展示它的风采。我期望这部新的评弹走进当代大学生中去。

评弹《雷雨》如何体现曹禺原著的精神？如何以江南水乡艺术魅

力传递出对曹禺戏剧的演绎与再创造？再读《雷雨》，读出经典名著的原味与新的创造，这是我重读《雷雨》的兴趣与冲动。

四十多年前那个清新的夜晚，你在哪里？

朱栋霖

2010年8月8日

于苏州读万卷堂

相知甚深师生情

恩师去世已经五年多了,蒐集这位我国著名戏剧理论家一生主要学术成果的《陈瘦竹戏剧文集》早就编定,只是由于经济原因一直无法出版。师母沈蔚德年逾八五,每次见到我就向我谈这件事,她只有这一件心事未了。我知道我有责任让这部《文集》早日问世。最近,江苏教育出版社毅然决定出版这部一百多万字的《文集》,这不仅使师母与我们这班陈先生的弟子们感到欣慰,而且对于处于经济大潮中的学术界也是鼓励与支持。

我与恩师相处 13 年,他曾多次对我说:“我和你是有缘份的。”1978 年我被录取为他的研究生。那是恢复高考制度后,全国首次招收研究生。我从一百多名报考南大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考生中被选中,从此与恩师结下师生缘。我本来想研究古典文学,那时钱仲联先生在苏州大学尚未招生,在南京大学当年招生的导师中以陈瘦竹教授最为有名。他是“文革”开始时江苏省最早被揪出的“反动学术权威”,与南大校长匡亚明一起被刊登在《新华日报》头条“大批判”。按照具有“中国特色”的潜规则,他一定是最具学术声望的。我是冲着陈瘦竹教授的知名度去报考的。其时,我对先生的了解只限于他的一篇论文,那就是发表于 60 年代《文学评论》上的《论〈雷雨〉和〈日出〉的结构艺术》,那种别开生面的思路、鞭辟入里的剖析和清健的文风,令我敬佩不已。

那是中国又一个新时代的开端,那一年恩师 68 岁,他和大家一样振奋,总是精力充沛饱满。恩师在“文革”中受尽折磨,但是他从不向我们谈及这些。第一次见面,恩师就提出他在有生之年要为国家多培养人才,对我们期望甚高,还提出许多具体要求:每天要保证学习时间 12 小时;要多发表文章,尽快崭露头角。恩师自己每天工作到深夜 12 点,除培养研究生外,还要撰写文章。我们深知,在恩师名下当研究生,决不能有负恩师厚望。我们四位同窗,当时有的已经做了父亲,但为了

写文章逢年过节都不休息,寒暑假也推迟回家。

恩师双眼几近失明,对面站立他无法辨清人像。但是先生直至晚年仍广泛阅读各类书报及理论书籍,乃至翻译外国戏剧理论资料。可以说,在80年代他是向国内介绍西方戏剧理论最多的人,也是发表戏剧理论文章最多的一位。学术界都为陈瘦竹教授的戏剧理论研究成果而赞叹不已。但是你也也许想不到这些累累成果出自一位几近失明的老人之手,他依靠的只是一只一寸见方的双倍放大镜。

他把生命与时间都付与了学术。在我的接触中,先生似乎没有什么业余嗜好,只有一件,就是看戏。只要中央电视台播放话剧,先生就通知我们去他家看。70年代末、80年代初话剧演出特别兴旺。陈先生用补发的“文革”中扣压的工资买了一台20寸的大彩电,这在当年是颇奢侈豪华的。于是我们就常去先生家看话剧。陈先生看不见,就把脸贴在电视机玻璃板的侧边,为的是不影响我们。于是我们在看电视中话剧演出的同时,也看先生又圆又大的脑袋,他很认真、执著,偶尔发出笑声。我们在先生的卧室里看了不少话剧演出,有莎士比亚、席勒、莫里哀、易卜生、小仲马、布莱希特的,有曹禺、夏衍、郭沫若的,还有新时期话剧。有时我们还展开讨论。在先生那里,娱乐也是为了工作。虽然先生有时也谈笑风生,但我坚持认为先生是个绝对严肃的学者,庄严与悲壮是他的人生精神。他研究悲剧的庄严、崇高与悲壮,深入底里,论析透辟,并且始终坚持悲壮与崇高是悲剧精神,这同先生本人的人生精神紧密契合。他也研究喜剧,他推崇幽默喜剧,也有许多深入系统的研究。先生告诉我,他很喜欢喜剧,计划作全面系统的研究。但是我觉得先生的心灵更抵近悲剧,他是以一种崇高严肃的精神来做学问,这是一种悲剧精神。

先生坚持为研究生讲课。他讲课没有讲稿,因为他看不见。但是他的讲课纲目分明,条理、层次十分清晰,剖析层层深入,引文全靠背诵,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连引文在原书第几卷第几页都不遗漏。我印象最深的是,1985年先生赴南开大学出席曹禺戏剧活动60周年研讨会,在开幕式上致辞,先生列举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肖伯纳、契诃夫、关汉卿等中外戏剧大师的戏剧活动年份,何年出生至何年卒,每人

戏剧活动各占多少年头,全是一连串枯燥的阿拉伯数字,简直是玩数字背诵竞赛。我坐在下面心情紧张,先生却神态自若,一一道来,一点不错,令四座皆惊。先生出口成章,他的语言流畅,用词恰如其分,绝无重复啰嗦之处。他的讲课记录下来,就是一篇论文。他给我们讲鲁迅小说《药》,讲《雷雨》,讲话剧《于无声处》,讲悲剧、喜剧理论,都是如此。他过去的老学生说,陈先生讲课历来如此,他讲课的内容直接记录下来就已是完整的论文。

在恩师指导下,我从1980年开始研究曹禺戏剧。当时我对戏剧研究完全是门外汉,东一榔头西一棒,轮到要我确定学位论文选题,便心中无底。我随便提了两个题目几套方案去见先生。先生一下替我拿定主意:研究曹禺戏剧。他认为以我的个性与艺术敏感,适合研究曹禺戏剧。他说尽管前人关于曹禺戏剧的研究已经成果累累,但是每个人的艺术感受不同,研究的结果会不一样。他认为,以中国当时的文化环境,不适宜写曹禺评传,而中国的文艺界缺少对作家艺术个性的探讨,陈先生认为我适合做这方面的研究。这一席话,决定了我后来的道路。我一篇篇地写,每写完一部分就念给先生听。每当我按事先约定的时间到他家去时,他已做好了准备,从书房转到小客厅,沏好碧螺春。客厅墙上挂着一幅胡小石书赠的中堂书法,他是著名学者、书法家,墨顿顿的三行行草。刚健古雅,客厅里满溢古雅书香。先生家的客厅很小,两人对坐,师母说还可促膝谈心。总是先由我念论文,先生凝神听,然后先生很快就理清了这篇文章的思路与主要观点,他逐点评论,提出自己的看法,我总是带好笔记本认真记下来,又提出自己的想法向先生请教。在那样的场合,我们的交流最多,可以说是很亲切温馨的,但又是严肃的。陈先生从来都很认真,既亲切又认真,使你不由得不感到他是自己的长辈,又不由得不对所讨论的对象格外认真严肃起来。这种特别的指导方式,一直持续到我离开南大。后来,我关于曹禺研究的最后一部分的稿子,还专门录了音寄到南京请先生审听。先生后来病重,他的几位博士生周安华、赵康泰、阎广林的毕业论文也是先录音,然后他忍着疼痛断断续续听完了。

1981年底,我将从南大毕业往苏州工作。恩师临别设宴专门送

我。他说：“我因为眼睛不好，平生不善交游，所以朋友很少。你们几位是我很难得的朋友。过去在一起时不觉得时间少，现在要分手，却有很多话，感到很难过。”先生声音哽咽，流下了眼泪。他赠我一张照片，背景是一枝梅花迎寒开放，他很喜欢这张照片。我想那是先生一生精神的写照。我到苏州后不久，就接到先生来信：“你走后我总觉得若有所失，有时想起来，颇感惆怅。相处三年多，见面谈话不算少，现在想来似乎都太匆促。南京苏州虽然相距不远，会晤毕竟不那么容易。好在你在各方面的基础都很扎实，一定会有很大发展。这样一想，我的精神倒又振奋起来。”

我的学位论文几经周折，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编辑部希望陈先生作序。一个多月后，我突然收到一捆材料，打开一看是先生为我那本《论曹禺的戏剧创作》所写的长篇序文，三万六千字。先生在序中说：“我与栋霖同志相知甚深且有同好。”

我想着这个评价，捧着厚厚的一迭书稿，也捧起了先生的拳拳之心。

朱栋霖

写于 1995 年

（原载《江苏学人随笔》，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王保生

1934年,《雷雨》问世之后,曹禺研究就逐渐成了现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的热门。半个世纪过去了,他的那些优秀的剧作还是活在舞台上,活在几代读者和观众的心上,岁月的流逝并没有减弱它的光彩。他为中国现代戏剧史树立了一座丰碑,吸引了多少人为之孜孜地进行研究、探索,而今关于曹禺研究的论文已经成百上千,关于他的研究专著也有多部了。在曹禺及其剧作的研究上,已经垒筑起了高高的台阶,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后来者还敢不敢迈上这个台阶,作出自己新的贡献呢?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论曹禺的戏剧创作》(朱栋霖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初版),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它表明前人的研究成果不仅应该超越,而且能够超越,成功属于那些不愿走老路的锐意进取者,属于那些敢为天下先的探索者。

这是一部完整的曹禺创作研究,作者把曹禺放在广阔的中外戏剧史的联系中来考察,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曹禺,中外文化大碰撞中的曹禺。这不是孤零零的作家作品研究,而是一种有着深厚历史感的整体性的研究。作者把宏观研究和精细的分析结合了起来,使人感到这部书厚实、有深度、有说服力。

全书除导言外,共六章,导言“中国戏剧界在呼唤”,为曹禺的出现勾勒了历史的和现实的背景,说明曹禺是应时代呼唤而诞生的一代杰出的戏剧家。第六章“现代戏剧史上的杰出形象”,扼要而又精当地概述了曹禺卓越的艺术成就和杰出的历史贡献。其余五章则分别论述了曹禺解放前后的剧作,其中《雷雨》、《日出》、《原野》各有专章论述,《蜕变》、《北京人》、《家》等抗战时期的剧作,则归入一章分析,解放后

的《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等三个剧本归入“试绘‘明朗的天’”一章中论述。章节的安排也体现了整体研究的完整的格局,把曹禺的一系列剧作作为一个有联系的艺术整体加以考察,从历史观点出发,系统地探讨了曹禺剧作反封建和个性解放主题的形成、发展、深化的过程。

曹禺剧作的主题和人物性格,有着丰富复杂的内涵,传统的作家作品研究往往将其简单化,朱栋霖摆脱了这种拘束。他抓住了曹禺剧作中对扼杀人性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无情揭露,和对“让人成为人”的深情呼唤,旗帜鲜明地高扬了曹禺剧作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抓住了曹禺剧作眩目的人性闪光,指出贯穿在曹禺剧作中的这种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和对人性的阐发,是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目标相一致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原则回复到了文艺批评的范围之内,曹禺剧作深邃的思想光芒和扣人心弦的戏剧效果,得到了真正的阐发。

这是一部高扬研究者主体意识的著作。长期以来,一些研究批评文章,往往专注于对剧作的思想意义的阐释和艺术特点的条分缕析,研究者本人的批评意识没有得到充分展示,各种有形的或无形的框框,把他们拘囿了起来,他们的心智没有得到解放。朱栋霖同志这部著作是思想解放的产物。他跳出了一般的作家作品评论的套子,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剧作家所创造的一切。陈瘦竹先生为本书写的序言中说:“我们评论文艺作品,虽然应该作出理性的判断,但是首先要有感性的直觉,直觉愈敏锐,判断也就愈精确。”正是因为作者对曹禺的戏剧艺术有着比较敏锐的感性直觉,在他的脑子里展现的是一幅幅曹禺光辉灿烂的戏剧世界,这样,研究者的心灵与创作者的心灵,就达到某种程度的契合。他是剧作者的知音,他不仅细致地分析了每个人物形象的思想感情和心理活动,而且深入地揣摩了作家在塑造形象时的精神状态。他在书里讲的是真实的艺术感受,是与作者灵犀相通、甘苦共尝的那种对生活、对人生的体验,这就为我们全面地把握作品的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提供了一把钥匙。

曹禺是一个热情、敏感的戏剧诗人,他在旧时代感受到的那种愤懑、痛苦、焦灼,汇涌成他内心“雷雨”式的激荡与热烈的情怀。他的作

品,虽然有理性的思考,但更多的是激荡与热烈的情感的喷涌,它带着他的难以遏制的爱和恨,带着他的血与泪,这是一种人间最可宝贵的真情的流泻,因而在他的笔下,出现的是活生生的人,是有着人的一切复杂性的人。这些人物形象一经产生,就有着自己独立的性格逻辑,连作者也有些奈何他们不得。尽管杜甫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但是却不能说作者对作品的阐述是唯一正确的,正如母亲对自己子女的认识并不完全正确一样。我们看到,曹禺解放前后对自己的作品,通过序、跋和谈话,作了许多解释,其中有许多话对我们理解剧作有帮助;但不可否认,作者的一些前后不一的解释,也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复杂性。那些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就像一个个小精灵,作者自己也难以把握,尤其是当作者的生活环境和心境与创作时期迥然不同的时候,这种把握不住的情况就更多。这时候,剧作者也只是评论队伍中的一家,我们的研究者尽可以应用自己的心智,放出自己的眼光,捕捉那些可爱的小精灵。研究者也要潜入到剧作的规定情景中去,进行二度创造。我们读朱栋霖这部著作,时时可以感受到论者在进行这种灵魂的探险,他打破了研究者与创作者完全分家的状态,探索到了作家创作中的那种内心奥秘,触摸到了剧中人脉搏的跳动,因而他对蘩漪、陈白露、愫方、仇虎、曾文清等的分析,不是枯燥的报告,而是浸染着论者爱憎的内心独白,这样的分析,读了叫人感到真切。

文学研究工作要求研究者具有较强的审美判断能力和理性思辨能力。朱栋霖既能深切地感受曹禺剧作的那些精微的妙处,又能在总体上跳出一般的艺术感受式和欣赏式的评论,他能从戏剧美学的角度,对曹禺剧作的中心主题、艺术风格、创作个性进行比较系统、全面的阐述。《论曹禺的戏剧创作》这部书,对以往的曹禺研究,从各方面进行了评论,书中有一种论辩的气势,但又显得心平气和,这是一种严肃认真的学术探讨。比如《雷雨》的主要戏剧冲突是什么,过去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周朴园与侍萍的冲突是戏剧冲突的主线,另一种看法认为蘩漪与周朴园的冲突是戏剧的主要冲突。而朱栋霖认为,实际生活中的主要矛盾有时并不等于戏剧艺术中的主要冲突,戏剧冲突不是照搬生活,从生活到艺术,还有作家艺术构思的主观能动作用。他从戏剧艺术的